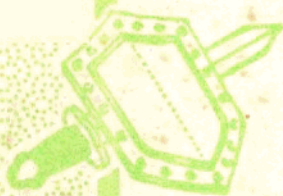


外國文學作品選讀

下冊
(二)



暨南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编

高 尔 基

(1868—1936)

马克西姆·高尔基是“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列宁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创始者。

高尔基原名亚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柯夫；他生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现名高尔基城)一个木匠的家庭，父母早亡，外祖父是个吝啬、粗暴的染坊老板，在那里，只有善良的外祖母和她所讲的优美的民间故事给高尔基暗淡的童年带来一线阳光。高尔基十一岁时，外祖父破了产，把幼小的高尔基赶出去，要他自己混饭吃。高尔基当过学徒，码头杂工；在轮船上帮人家洗碗时，他迁到了生平第一位教师——厨师斯木拉，从他那里开始接触到进步文学作品；此后又到处流浪，经历了极端艰难困苦的生活，对于他周围的底层人民有了深刻的了解。1884年高尔基到了喀山，想进大学没有成功，但在“生活”的大学里学到许多实际知识。这一时期高尔基开始努力探索社会问题；一方面参加民粹派占优势的青年学生的秘密组织，一方面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并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宣传。这些不平凡的经历在他著名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1913)、《在人间》(1915)、《我的大学》(1922)中作了记述。1889年高尔基第一次被捕，从此不断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在柯罗连科及革命知识

分子的帮助和鼓励下，他开始写作。

1905年高尔基参加了第一次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1月9日的流血星期日），并曾被捕。就在大革命的日子里，高尔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大革命失败后，高尔基受党的委托到国外募集经费，宣传俄国革命的意义，并以有发言权的代表资格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成了列宁的密友，以后在几次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动摇中（1908—1912，1917—1918）都得到列宁的帮助，克服了自己的错误观点。

在早期作品中高尔基创造了许多爱好自由，蔑视小市民懦弱习气的流浪汉形象（《马加儿·楚德拉》《切尔卡什》等）。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中的主人公丹柯是舍己为人的英雄范例。《鹰之歌》（1895）和《海燕》（1901）则是号召人们向旧世界进行斗争的号角。

长篇小说《母亲》（1906）是高尔基的代表作，列宁曾给以崇高的评价。这部作品在世界文学上第一次以雄伟的艺术力量描绘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图景和工农联盟的形成，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的力量 and 美德，创造了工人党员巴维尔·符拉索夫的形象。母亲尼洛芙娜的形象特别感人，在她身上深刻地刻划了一个备受压迫的俄国妇女，从顺从命运，经过儿子及其它同志的帮助，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困苦处境，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终于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的过程。同时也鲜明地概括了广大劳动人民觉醒起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部小说对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有着重大的教育意义，对世界进步文学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观察和研究，使他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它的掠夺性，它对人的个性的摧残和压抑（《福玛·高尔杰耶夫》1899，《马特维·科日米雅金的一生》1910—1911，以及其他作品）。《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是这一创作主题中最成熟的一部。高尔基通过阿尔达莫诺夫家庭祖孙三代的生活，反映了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到死亡的历史过程，同时通过莫洛佐夫一家三代人物形象，描写了无产阶级在德列莫夫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展示了工人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他们以生活的真正主人登上历史午台。高尔基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1927—1936）描绘出从俄国民粹派运动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直到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整个四十年期间俄国社会生活的辽阔图画。灵魂空虚的萨姆金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萨姆金精神”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革命恐惧心理的集中表现。

高尔基的戏剧创作在《俄罗斯文学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小市民》（1901），揭示了资产阶级、小市民和先进的无产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主人公尼尔是世界文学中首次出现的革命无产者形象。《在底层》（1902）描写了沦落在底层的流浪汉生活。《仇敌》（1906）写工人阶级反对各种类型的资本家的斗争。苏维埃时期，为了教育无产阶级和残余势力进行斗争，又写了《耶戈尔·布雷齐夫》（1931）和《瓦萨·日列兹诺娃》（1935）等。高尔基一生写了三十几部剧本，这些剧本的情节并不追求表面的曲折离奇，而把重心放在揭示世界观的冲突和阶级斗争的方面。

政论文和文学评论也是高尔基给无产阶级文学留下的一份极珍贵的遗产。他坚决地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美国文明；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的罪行（《黄色魔鬼的城市》、《共和国的一个大王》，1906）；不懈地号召人们向法西斯作斗争（《论文化》1935，等）：这些论文和演说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文学批评有《个人的毁灭》，《俄国文学史》（1909）等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了欧洲和俄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性。他们关于资产阶级文学实质的精辟见解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意义。这些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论著是高尔基和形形色色的颓废文学、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斗争的产物，是他一生艺术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青年作家的良好指导。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更加激发作家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他热情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劳动人民的无限创造力量（《苏联游记》1928，等）；创办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杂志《建设中的苏联》和《我们的成就》，组织大规模的科学研究：编纂“工厂史”、“国内战争史”等书。

高尔基的整个一生，不论是文学创作或是社会政治活动，都献给了伟大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鲁迅称颂他是“底层”的代表者，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是无产阶级的作家”，“战斗的作家。”

海 燕

《海燕》写于1901年3月，即高尔基参加了彼得堡示威游行后。他预感到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于是给《生活》杂志写了满怀革命激情的小说《春天的旋律》，但是由于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只刊出了小说的结尾部分《海燕》。这是一首革命颂歌，是洋溢着无产阶级革命激情的战斗诗篇。作者采用了寓言的形式和象征的手法，深刻地描写了第一次大革命前夕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热情地歌颂了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予告了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号召人民起来迎接伟大的革命斗争。

《海 燕》

（1901）

高尔基

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象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云霄，它叫着，——在这鸟儿的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见了欢乐。

在这叫喊声里，充满了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

里，乌云感到了忿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海鸥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

海鸭也在呻吟着，——这些海鸭呀，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

愚笨的企鹅畏缩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峭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翻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底，向海面直压下来；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

雷声轰响。波浪在忿怒的飞沫中呼啸，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堆巨浪，恶狠狠地扔到峭崖上把这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水沫。

海燕叫喊着，飞翔着，象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刮起波浪的飞沫。

看吧，它飞着，象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又在高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高叫！

这敏感的精灵，早就听出震怒的雷声已经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风在狂吼……雷在轰响……

一堆堆的乌云，象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太阳抓住金箭似的闪光，把他们在自己的深渊里熄灭掉。闪电的影子，象一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浮动，一晃就消失了。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中间，在怒吼的大海上高傲地

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母 亲

“母亲”以索尔莫太工人扎罗莫夫母子的英雄事迹为素材，概括了俄国工人运动以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

母亲尼洛芙娜原是钳工符拉索夫的妻子，她象千百万个受压迫妇女一样，被繁重的劳动和丈夫的殴折磨成任凭命运摆布，忍气吞声的人。她丈夫在酗酒和苦闷中结束了生命。她儿子巴威尔开头也象父亲一样对待生活，但不久便走上革命的道路。母亲也在儿子以及他的同志们的启发、帮助下逐渐接受革命的真理。在工厂的“沼地事件”以后，母亲为了营救儿子出狱，接受了继续在工厂散发传单的任务。五·一”游行时儿子高举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这使母亲更进一步懂得真理的力量，也使她更自觉地要求革命行动。儿子再次被捕后，她和革命者住在一起勇敢地担负起儿子的工作，愿为革命真理而赴汤蹈火。她常常扮成修道女，贩卖花边和手织品的女商贩，带着传单奔走于俄罗斯的市镇和农村。儿子在法庭上的演说再一次的给予她智慧和力量。小说结尾时，母亲为了传送儿子巴威尔在法庭上演说的传单，再次冒险到乡镇去，不幸在车站被暗探围住。这时英勇的母亲不顾警官的鞭打，立即把传单散发给车站上的群众。在被捕前，她庄严地宣称：“真理是用血海也不能扑灭

的”。

二 十 五

西佐夫在长凳上坐下，嘴里一边咕嚕着。

“你怎么啦？”母亲问。

“没什么！老百姓太老实了……”

铃响了。有人冷冷地宣布道：

“现在开庭……”

全体重新起立，法官走进法庭，仍按原来的次序入座。被告又带了上来。

“沉住气！”西佐夫低声说。“检察官要讲话啦。”

母亲伸长脖子，探着身子，屏息不动地等待着即将发生的可怕事件。

检察官侧身站在法官们旁边，扭头朝着他们，一个胳膊肘支在写字台上，喘了口气，开始讲话，一边在空中不时挥动着右手。头几句话，母亲没听清楚，检察官的声音单调低沉、很不平稳、忽快忽慢。他的话有时平淡冗长地连成一串，象衣缝上的一条线迹；有时又突然急匆匆地飞午盘桓，仿佛糖块上空的一群苍蝇。但是，母亲却听不出话里有什么可怕吓人的地方。他的话冷如冰雪、暗若死灰，又象干燥的尘埃，纷纷飘落，使法庭充满一片令人厌烦不快的气氛。他这一套冷淡枯燥的长篇大论，想必对巴威尔和他的同志们毫无作用，——看来根本没有触动他们，——他们平静地坐着，照旧小声谈话，时而笑笑，时而为了掩住笑容，还故意皱起眉来。

“他在扯谎！”西佐夫低声说。

这样的话母亲是说说不出的。她听着警察官的讲话，了解到他要毫无例外地指控全体被告都犯了罪；他讲完巴威尔的事，又开始谈菲佳，把菲佳与巴威尔相提并论，之后又不容分说地把蒲金和他们硬扯在一起，——他好象要把他们全部紧紧地摆在一块儿，装进一个口袋，缝了起来。可是，他讲话的表面涵义，既不能使母亲满意，也不能使她感动和恐惧。母亲一直在等待着可怕的东西，顽强地要在言语之外——从检察官的脸色、眼神和声音里，在他慢慢挥动的白晰的手上——找到这种东西。这种可怕的东西，她可以感觉出，但是——却无法捉摸到——它飘忽不定，因而一般冷酷辛辣的滋味重新充满了她的心。

母亲望着法官们——他们听着这种讲话，一定也感到无聊。他们蜡黄的，灰暗的面孔萎靡不振，毫无表情。检察官的话好象是空中散发出来的一片迷蒙的烟雾，不断扩散，凝聚在法官的周围，形成冷漠无情和疲于等待的云团，越来越硬地包住他们。庭长身体僵直，呆坐不动，眼镜后面的两个灰点，在脸上逐渐模糊难辨，有时干脆看不见了。

母亲看到这种死气沉沉、漫不经心的场面，这种似无恶意、冰冷淡漠的情景，迷惘地暗自问道：

“这是在审判吗？”

这个疑问使她的心房紧缩，一种受屈辱的感觉如鲠在喉，而对可怕事件的等待心情逐渐被排除一空。

检察官的发言突然无端中断——他又急忙补充几句，向法官们点点头，便搓着手坐了下来；贵族的首席代表转动着眼睛，向他颌首致意，市长伸了伸胳膊，乡长瞅着自己的肚

子，面带微笑。

但是，他的发言大概不合法官们的意，法官们全部毫无动静。

“现在，”小老头拿起一份案卷凑近脸前说。“由费陀赛耶夫、玛尔玛夫和查加洛夫的辩护律师发言。”

母亲在尼古拉家见过的那位律师站了起来。他的脸膛很宽，面色和藹，一对小眼睛含着微笑，炯炯有神，——仿佛从浅褐色的眉毛底下伸出两把利刃，象剪子一样要在空中剪断什么。他讲话从容不迫，清晰洪亮。可是，母亲还听不大懂他的话——这时西佐夫向她低声说道：

“你听懂了他的话吗？懂了吗？他说这些被告是心绪烦躁、缺乏理智。这是说的菲奥多尔吗？”

母亲感到令人痛心的失望，因而没有回答。屈辱的感觉逐渐增强，使她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什么她当初曾指望能有一场正直的审判呢，为什么还想看到儿子的真理和法官的道理能进行公平的认真争辩呢，现在她才恍然大悟。他原以为，法官们会长时间地询问巴威尔，仔细用心地了解他的整个内心活动，用锐利的目光观察她儿子的全部思想、工作和经历。而当法官们认清了巴威尔的真理，就会公开地大声宣布：

“此人无罪！”

但是，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好象被告和法官远隔万里，对被告来说，法官简直是形同虚设。母亲深感厌倦，对审判失去了兴趣，根本不去听什么辩护，而是忿忿不平地想道：

“难道能这样审判吗？”

“把他们驳斥得够受！”西佐夫低声称赞道。

这时已经是一个小个子律师发言，他的面孔瘦削苍白，带着讥笑的神气。而法官却不断阻挠他说话。

检察官跳了起来，又怒冲冲地急忙讲了几句关于记录的事，接着小老头开始训话，——那个律师有礼貌地略微低着头，听了一会，又继续辩护。

“有话都说出来吧。西佐夫说”。“全都说出来吧……”

法庭大为活跃，出现了战斗的火热气氛，律师的辩护措词犀利，不断刺激着厚颜无耻的法官。法官们仿佛挤得更紧，绷着脸，撅着咀，挺胸凸肚，准备对锋芒锐利的辩护词进行反击。

可是，这时巴威尔站了起来，刹那间全场鸦雀无声，母亲全身向前探着。巴威尔从容不迫地开始演说：

“我是一个党员，只承认党的审判，我现在讲话，并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按照我那些同样拒绝辩护的同志们的愿望，——试试向你们说明一些你们所不懂的问题。检察官把我们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举行的游行说成是——反对政府的暴动，始终把我们看作是反对沙皇的暴徒。我必须声明，在我们看来，专制制度并不是束缚我们国家的唯一锁链，它只是我们必须从人民身上最先打碎的第一条锁链……”

在这种坚定的声音的影响下，全场更加肃静。这声音仿佛使法庭变得宽阔起来，巴威尔也好象渐渐远离人群，站到一旁，象浮雕一样越来越突出。

法官们蠢蠢不安地蠕动着身子。贵族的首席代表向一脸倦容的法官嘀咕什么，这个法官点点头，又转身跟小老头讲话。那位好象生病的法官从另一边也同时跟他说话。小老头在圈椅里左右摇晃，对着巴威尔说了句什么，但是，他的声

音在巴威尔平稳壮阔的滔滔演说里淹没了。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这就是说，我们是私有制的敌人，私有制分裂人们，挑动人们互相攻击，为了各自的利益制造不可调和的仇恨，散布谎言，并为这种仇恨极尽掩饰辩解之能事，用谎言、伪善和邪恶来腐蚀人们。我们宣布：把人只看成是自己发财致富的工具的社会，——是违反人道的，是和我们势不两立的，我们不能容忍它的虚伪骗人的道德；这个社会对待个人的残暴无耻的态度和我们格格不入，对这个社会从肉体和精神上奴役人类的一切方式，对于为满足贪欲而分裂人类的所有手法；我们一定要展开斗争。我们工人，用劳动创造了一切，大至各种巨型机器，小到儿童玩具。我们是被剥夺了为自己的人的尊严作斗争的权利的人。谁都力求并且可以把我们变成工具，以谋取私利。现在，我们要求获得足够的自由，使我们将来能夺取全部政权。我们的口号很简单——打倒私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归人民，全部政权归人民，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你们可以看出——我们决不是暴徒！”

巴威尔冷笑一声，用手慢慢摸了摸头发，他那双蓝眼睛里闪耀着更加明亮的光芒。

“请你，——不要离题太远！”庭长声音清晰地大声喝道。他把胸口对着巴威尔，注视着他。母亲觉得，庭长那只浑浊的左眼燃起了贪婪邪恶的火焰。这时，全体法官都望着她的儿子，好象他们的目光粘在他的脸上，在他的身上吸吮，渴望用他的鲜血来滋补自己衰竭孱弱的躯体。而巴威尔高大挺拔，昂然屹立，向他们伸着手臂，低沉而又清楚地讲道：

“我们是革命者，在一些人只管作威作福、另一些人只

能辛苦劳动的情况下，我们永远是革命者。我们反对你们奉命维护其利益的这个社会，我们是这个社会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死敌。在我们凯旋得胜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决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工人一定会胜利！你们的主子决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强大。他们牺牲了千百万被他们奴役的人们的生命而积累和保存下来的那份财产，以及使他们能够统治我们的那种权力，在他们自己中间也引起了敌对倾轧，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走向毁灭。要保护私有财产，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所以，你们这些统治我们的人，比起我们来，更是奴隶，——你们是在精神上受奴役，而我们只是在肉体上受奴役。你们无法挣脱偏见和习惯的桎梏，无法摆脱在精神上扼杀你们的压力，但是，却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我们成为内心自由的人，——你们用来毒害我们的毒剂，敌不过你们违反自己心愿灌输到我们意识中的抗毒素。我们的意识逐渐增长，不断发展，日益迅猛地熊熊燃烧，把一切优秀分子，一切精神上健康的人，甚至把你们中间的这种人，全都吸引过来。请看——能在思想上为维护你们的政权而战的人已经绝迹；能保护你们免遭历史的正义惩罚的一切论据早已用尽；在思想领域内，你们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你们在精神上已经破产。我们的思想却茁壮成长，日益光辉灿烂，深入人心，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由而斗争。对于工人伟大作用的认识，使全世界的所有工人融成一片，同心同德。你们除了酷残和无耻之外，已经毫无办法阻碍改造生活的这一进程。不过，无耻已经遭到揭露，酷残只能激起公忿。今天，摧残我们的手，很快就会象同志一般握住我们的手。你们的力量——一种增殖金钱的机械力——使你们结

“或注定要互相吞并的集团，我们的力量——却是一种日益觉悟到全体工人必须团结一致的生龙活虎的力量。你们的所做所为，——全是犯罪，因为都是为了奴役人类。我们的任务却是要消灭你们的谎言、仇恨和贪欲所孕育出来的恫吓人民的魑魅魍魉，使世界获得解放。你们使人们无法生活，毁灭他们；社会主义却要把遭到你们摧残的世界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伟大整体，而且这一点——一定要实现！”

巴威尔稍一停顿，又用比较低的然而更有力的声音重复说：

“这一点——一定要实现！”

法官们丑态百出，交头接耳。他们贪婪的目光盯着巴威尔，母亲觉得，他们是在嫉恨强壮有力和朝气蓬勃的巴威尔，所以想用目光玷污他灵巧结实的身躯。被告们注意地倾听着同志的讲话，他们的脸色苍白，眼睛里闪着欢快的光辉。母亲如饥似渴地听着儿子的话，这些话一字字、一句句铭刻在母亲的心里。小老头屡次打断巴威尔的话，向他解释些什么，有一次甚至露出凄惶的笑容——巴威尔默默地听他讲完，又开始严肃、镇静地继续说下去，迫使他们听他讲话，强使法官的意志服从他的意志。但是，最后小老头终于大吼大叫，伸手指向巴威尔；巴威尔带着讥笑的口吻，又滔滔地讲下去，作为他的回答：

“我就要讲完了。我并不想侮辱你们个人，恰恰相反，——我被迫在这幕被你们称作审判的喜剧中出场，甚至还感到你们有点可怜。不管怎样——你们总还是人，当我们看到一些人——即使是对我们追求的目标抱有敌意的人——这样卑鄙无耻地为暴力服务，把人的自尊心丧失到这种地步，我

们总是感到非常难受……”

他对法官毫不理睬，坐了下去。母亲屏息凝视着法官们，等待着下文。

安德烈笑容满面，和巴威尔紧紧握手。萨莫依洛夫、马琴和所有的人都兴奋地向他探过身去。他微笑着，被同志们的激情弄得有点不好意思，朝母亲坐的地方望了一眼，向母亲点点头，好象问道：

“这样行吗？”

母亲高兴得深深地吸了口气，作为回答，她全身沉浸在爱的浪潮之中。

“喂……这才是审判的开始！”西佐夫低声说。“他把这些家伙训斥得多痛快，是吗？”

母亲一声不吭地点点头，对于儿子如此大胆地发表演说深感满意，——也许她更为满意的是儿子的答辩结束了。这时，一个问题在她的脑海里不断翻腾着：

“怎么样？现在你们又怎么办呢？”

街上凛冽干燥的寒光，紧紧地包围着母亲的身体，寒气冲进咽喉，使母亲鼻子发痒，顿时呼吸困难起来。她停下脚步，向四周看看：离她不远的街角上，站着一个戴皮帽子的马车夫，远处——有一个弯腰缩脖的过路人，那人前面有个上兵连蹦带跳地跑着，一边还搓着耳朵。

“这个大兵大概是派到小铺子买东西的！”她想道，又朝前走去，愉快地听着新下的雪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吱吱声。母亲很早就到了火车站，她还乘的那班车还没有准备行当，但是在肮脏不堪、煤烟熏黑的三等候车室里已聚集了不少人——严寒把铁路工人赶到这里，马车夫和一些穿得单薄的流

浪汉也来取暖。还有一些旅客：几个农民，一个穿貉皮大衣的胖商人，一个神父和他的麻脸女儿，五六个士兵，几个忙忙碌碌的小市民。人们抽烟、聊天、喝着茶和烧酒。小卖部前面，有人哈哈大笑。他们的头上烟雾腾腾。候车室的门被推开时，发出刺耳的嘎嘎声，而在砰的一声关上时，又把玻璃震得哗哗直响，浓浓的烟草和咸鱼的气味扑鼻而来。

母亲坐在门口显眼的地方等候着。只要一打门——就迎面袭来一团砭骨的寒气，使她感到十分爽快，她每次都深深地吸气。这时，走进来几个提着包袱的人——他们穿得很厚，转动不灵地堵在门口，骂骂咧咧，把东西往地上或长凳上一扔，抖掉大衣领子和袖子上的白霜，又擦去胡须上的霜花，喉咙里发出咳嗽的声音。

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手里拎着黄色手提箱，往四周很快地望了望，径直走到母亲跟前。

“去莫斯科吗？”他小声问。

“对，到塔尼亚那里去。”

“噢！”

他把箱子放到母亲身旁的长凳上，很快掏出烟卷抽了起来，还把帽子稍微抬了抬，不声不响地向另一扇门走去。母亲用手摸了摸冰冷的箱子，把胳膊肘靠在上面，心满意足地观察着人群。过不多久，母亲站起来，走向通往月台的门口附近的另一条长凳。她毫不吃力地提着箱子，箱子不大。她昂首走去，打量着眼前闪过的人们的面孔。

一个身穿短大衣，领子竖起的年轻人和她撞了个满怀，这个人举手在头旁边一摆，便不作声地闪开了。母亲觉得好生眼熟，回头一看，只见这人正睁着一只贼亮的眼睛从领子